

序 幕

一九八五年 五月二日 星期六 東歐時間 ○七四八時

蘇聯 康乃狄克訓練學校

肯·詹姆斯在半凍結的泥土地上蹣跚，快速地搓搓手，雙手抓起一根大號斯伯丁牌壘球棒。

「來吧，他媽的。」他對站在投手板上的瘦高個兒小伙子喊道。

「等著吧！」投手湯尼·斯科塞利喊道。詹姆斯試著掄了幾下球棒，將夾克的袖子給拽上了腋窩。

斯科塞利接連著敲了敲手套裏的壘球，然後小心翼翼地，就像是往可口可樂汽水瓶上套圈似地，將球朝本壘板投去。

球飛過詹姆斯的頭頂。

「你這投的是什麼球？」詹姆斯退下本壘板，身子伏在壘球棒上，朝斯科塞利直搖頭。

捕手湯姆·貝爾忙跑回去撿球。他從本壘後的擋網下一簇起伏不平的泥草中撿起球時，看了「眼長

板凳那頭，注意到訓練學校校長羅伯茲先生臉上的不悅神色。他正在帶彈簧夾的寫字板上記著什麼。捕手知道這下麻煩來了。

這所訓練學校裏的學員都很重視這項每星期一次的壘球比賽。在這裏，甚至在「改革」實施以前，他們已經懂得競爭是必要的，甚至是值得追求的。成者為王，敗者為寇。每一個學員在證明自己領導組織能力、體能、智能的機會中表現如何，全都被記錄下來並加以評估。

「好了，」當貝爾把球甩給斯科塞利時，詹姆斯說：「這一次把你的狗眼睜大點再投球。」斯科塞利的第二球並不比上次好多少。球的弧度很大，幾乎是垂直地向本壘板落下來。詹姆斯盯著來球，用盡力氣揮棒，卻沒有擊中。

「嗨，老行家，怎麼會沒打中啊……」

又一個球投過來，詹姆斯更加狠命地揮棒打去，球被擊出界，飛過擋網。

「再犯一次規，你就得罰下場了，」一壘手凱利·羅杰斯幸災樂禍地喊：「校內的規則——」

「去你媽的校內規則，羅杰斯！」詹姆斯對他喊道。一壘手給弄糊塗搞不清楚他在講什麼，閉上了嘴。羅伯茲又在夾子上記了點什麼。斯科塞利又一次把球投了過來。

這個球很低。詹姆斯揮棒，咬緊牙……然後又停了下來，一隻手抓住球棒的另一端。他平舉著棒，看準來球，輕輕一敲。球被擊到本壘板前的硬地上，彈起來，然後滾到本壘板和投手板之間停住。詹姆斯跑向一壘。蹲著的貝爾站起身，看看球，看看詹姆斯，又看看球，然後看著斯科塞利——他看起來相當緊張。詹姆斯已經到達一壘，正往二壘跑。這時終於有人喊快傳球。

貝爾和斯科塞利都朝球跑去，兩人同時到達，差點撞在一起。斯科塞利撿起球，轉過身，把球擲向二壘手。但是球拋得太低，沒有直接傳給二壘手，卻落到二壘手前面幾呎遠高高低低的泥草裏，沒有彈起，反而向右外野滾去——這時詹姆斯已經往三壘跑去。右外野手衝向滾動著的球，彎腰撿起來，猶豫了一下，不知自己是否能擲到那麼遠，然後他扔向在三壘的強斯頓，強斯頓小心翼翼地用兩隻手穩穩地接住球。這一球傳得太好了，詹姆斯離三壘還有大半路途。

強斯頓得意地踏上三壘，來個傳球，把球傳給二壘，自己伸出兩根手指頭表示已經兩人出局。但是，詹姆斯卻還在跑。強斯頓拍拍跑過身邊的詹姆斯肩膀，說：「想給羅伯茲先生留個好印象，是不是——？」

「你這個白痴，」貝爾朝強斯頓喊：「你應該把他觸殺。」

二壘手瞭解了他的意思，把球傳向本壘的貝爾。

到這時，詹姆斯已被抄了近路。這個球傳得正好，詹姆斯離本壘板還有十五呎時，貝爾就接到了球。貝爾伸出手套，蹲下身子，預計詹姆斯會滑壘，他喜歡這樣幹，即使這並無必要——他有一次擊出全壘打後就這麼幹過。

但是詹姆斯並未滑壘。貝爾準備觸殺時，詹姆斯兩臂收到胸前，兩肘外拐，全速向他衝過來。壘球、貝爾的手套、帽子和他的大半知覺，都被撞飛了起來。

斯科塞利把手套摔到地上，跑向詹姆斯，抓住他的脖子，把他推到擋網上。「你瘋啦？」其他人——包括驚訝萬分的湯姆·貝爾——開始圍攏上來。斯科塞利把詹姆斯扭過身，摔到泥地上。「你這渾

小子……」他忿忿地說著俄語。

圍著的人都緊張起來——甚至連斯科塞利自己都似乎忘記了他的雙手還掐著詹姆斯的脖子。

「夠了。」羅伯茲先生穿過迅速向兩邊讓開的人羣，來到他倆前面站住。斯科塞利爬起來，筆挺挺地以近乎立正的姿勢站著，兩手垂放，下巴擡起。詹姆斯的胸膛大幅起伏著，也迅速站起身來。

羅伯茲是個矮胖子，眉毛濃黑，雙眼深邃。他雷公般的大嗓門，使人聽了不得不立即照辦。

「詹姆斯故意去撞貝爾迫使他掉球。」斯科塞利開了腔。

「這是不犯規的，你這個傻瓜——」

「他直接往他身上撞，」斯科塞利繼續說：「他甚至沒打算減速或讓開！詹姆斯是個騙子——」

「沒有人能叫我騙子——」

「夠了！」羅伯茲命令道。

但是詹姆斯根本不理會這道命令。「我按我的辦法打。斯科塞利，你要是懂得規則，你就會知道我和捕手一樣有權回本壘。如果他站在本壘前面，我可以把他撞倒。如果他把球丟了——甚至在觸殺以後丟了，跑壘員仍然是安全的，而且得分照算。」

「那你那樣輕敲球又算什麼呢？」斯科塞利回擊道：「你是不是想被球打一下？你應該揮球棒，而不是——」

「那叫觸擊，你這個笨蛋。」這話惹來了好幾個人的白眼。

眾人的眼睛都轉向羅伯茲先生。後者瞪著肯·詹姆斯，然後宣布說這節課到此結束，並命令大家去

準備上下一節課。

訓練學校校長辦公室裏，學員肯·詹姆斯和安東尼·斯科塞利正站在辦公桌前。校長杰弗里·貝恩斯·羅伯茲坐在辦公桌後的座位裏。他的祕書把兩個文件夾放到辦公桌上，她像是沒有看見斯科塞利似地，在離開辦公室前，對著詹姆斯頗有好感地微微一笑。

「斯科塞利先生，」校長說：「談談你哥哥羅杰吧！」

斯科塞利目光盯著羅伯茲頭上方。「校長，我這一代有四個兄弟姊妹，兩個兄長和一個妹妹。他們的名字是——」

「我沒問你別人的情況，斯科塞利先生。我只問你哥哥羅杰的近況。」

「是，首長……凱文和羅杰……」他似乎在自言自語，然後提高聲音說道：「羅杰比我大兩歲，是康乃爾大學的一年級新生。他——」

「你母親生於何地？」

「我的母親……唔，是的，校長，她出生於紐約州的錫拉丘茲。她有兩個姊妹和——」

「我沒問她的姊妹。」羅伯茲不滿地摸摸前額。「你對壘球規則不大熟悉吧，斯科塞利先生？」

「我不曉得詹姆斯先生可以『攻擊』他的朋友和球友——」

「法律上的正確說法應該是『毆打』，斯科塞利先生。『攻擊』是指任何可能使對方身體遭到傷害的威脅性行動。如果詹姆斯先生的行動是符合規則的，那麼，是不是還能說是『毆打』呢？」

「也許不能算是『毆打』吧，首長。但我總覺得詹姆斯先生以找機會撞倒貝爾先生為樂——」

「狗屎！」詹姆斯說。

「我還認為，校長，如果詹姆斯先生能在那次無聊的比賽中，找到合法的理由來用壘球棒打我的頭，他會同樣開幹的，而且——」

「當然啦，你這笨蛋……」

「夠了。」羅伯茲的腔調很平靜，但實際上他是強忍著沒有笑出來。斯科塞利要是在某家大公司的董事會會議上，或是在法庭上，一定會表現出色。而詹姆斯卻能在需要發揮主動精神的時候應付自如；這個小伙子有衝勁，很勇敢，有體力，而且能適應環境。他不善於與團體行動，要麼就當頭頭，要麼就自行其是，必要時可以殘酷無情，手段狠毒……

「我不希望我們這所學校的體育活動成為學員之間私人打鬥的戰場，」羅伯茲說：「斯科塞利先生？」

斯科塞利猶豫了一下，轉向詹姆斯，伸出一隻手。

「接受你的道歉，斯科塞利先生。」詹姆斯嘴邊掛著勝利的微笑說道。他這一笑又使斯科塞利火起來。

「我看你是不想改變你比賽的習慣了，詹姆斯，」羅伯茲說：「你還會繼續抓住每一個機會詆毀你的同胞，甚至在壘球比賽的時候。對不對？」

肯·詹姆斯露出困惑的神色。斯科塞利也許認為他正在從道德的角度進行思想鬥爭呢。羅伯茲對詹

姆斯是相當瞭解的，但詹姆斯的回答卻使他感到驚訝——「校長，我要利用每條規則和每個合法機會去取勝。」

「不顧任何後果？」

「是的，先生。」

太好了！正如所預期的。「你可以離開了，斯科塞利先生。詹姆斯先生留下。……嗯，斯科塞利先生？」

「在，首長有什麼指示？」

「你這個小子真渾蛋。」羅伯茲用俄語說。

斯科塞利沒有按照校方的學員要求表現出不懂俄語、無動於衷的樣子——他顯得很激動。

「出去！」羅伯茲說。斯科塞利趕緊走出門，轉身輕輕地把門關上，就好像這個門是用瓷器做成的。

詹姆斯毫無表情地等待著，羅伯茲示意他坐下。羅伯茲看著他解開夾克最上面的一顆釦子坐了下来。「你連罵人的時候都像他們了，詹姆斯先生。」

沒有回答。

「你認為你已經可以結訓了？」

「是的。」

「詹姆斯先生，你到底站在哪一邊？有時候你看上去只站在你自己那一邊。」

「這不正是美國人的方式嗎？知識就是力量，不論是打壘球還是做生意。我想要獲得一切我所能得到的知識。我已經盡力去多積累一些，包括別人認為是雞毛蒜皮的東西。有了不用就是浪費——」

「別裝得好像你對美國、或是他們的生活方式都知道。在學校這裏你過的是與世隔絕的生活，而世界正在等著吞掉像你這樣過於自信的年輕人。」詹姆斯沒有答話，只是仍然懶散地坐在那張硬靠背的木椅裏。羅伯茲停了一會兒，又說：「跟我談談你父親吧！肯尼思。」

「還要再一遍呀，校長。好吧！我父親是個酒鬼，校長。是個酒鬼又是個人渣，他把我弟弟給殺了，可是法庭發現他根本沒有能力受審，就把他丟進一個精神病院。他們說這是因為身為綠扁帽部隊連長的他，三次赴越南作戰而患了延遲性恐懼症候羣。幾年後他被放出來以後，就離家出走，不知到哪裏去了。可能是去蹲監獄了，也可能是進了別家精神病院。他的名字也叫肯尼思，不過我不想在我的姓後面加個『小』字，我甚至想把全名都改掉。」

羅伯茲面露驚奇，這倒使詹姆斯覺得挺有趣的。「別擔心，校長，我不會的。我的家世既不像斯科塞利有雙富有的父母，也不像貝爾住在中西部的嬌嬌們那麼顯赫，但它是我的故事。我已經學會了不要把它看得太重，校長，把它置於腦後，我只是偶而想一想它，好提醒我自己如果不努力工作和學習，我會變成什麼樣子。」

「我對你怎麼看你父親並無特別的興趣，」羅伯茲說：「而且我勸你別和別人談你的這些想法。」詹姆斯只對他報以微微一笑，看來並不打算接受他的忠告。

一個問題學生。康乃狄克學校雖然才建校三十年，但已經以培養出色的畢業生而聞名。只有其中的

佼佼者才能在畢業後考上最好的大專院校；其餘的都被送回原地，而且他們在這所學校裏的這一段均得從履歷中抹去。學校的名聲一直很好。對這位肯尼思·法蘭西斯·詹姆斯怎樣安排才合適呢？

他的成績是絕對不成問題的——他的成績一直名列前茅，高等數學和生物考試成績優異，這使他在跨進大學校園之前就已經拿到了九個學分。他甚至已經作過幾間法學院的人學考試題目，而且每次的成績都很高。他只申請哥倫比亞、哈佛、喬治城、牛津等最好的大學，一心想受教於基辛格、柯克帕特里克、布熱津斯基等名人，爭取在外交或政壇上幹一番事業。

他渴望得到自由意志和控制權，其中主要是希望能自行其是。但是他好走極端，而這就有可能毀了他自己，同時也給學校帶來傷害。搞外交吃公家飯得要懂得團隊合作，這些，他都不合適。

但是，學校總是儘量不放棄那些不適應的學員，尤其是那些聰明的。現在的難題是給他找的位子既要有利於發揮他的特殊才能和個性，又要同時能發洩上他非凡的體力和智力。

羅伯茲開始收拾桌上的文件夾。他按動召喚祕書的蜂鳴器。「詹姆斯先生，你可以離開了。」這句突如其來的話使詹姆斯吃了一驚，可是他儘量不表露出來。他站起身，朝門口走去。

「再見，馬拉可洛夫同志。」羅伯茲用俄語說著，同時擡頭瞧著走向門口的詹姆斯，看他作何反應。

沒有任何反應。詹姆斯手扶著門把，轉過身。「首長，你剛剛說什麼？」

羅伯茲仍然擺著那張撲克臉，可是心裏卻很高興。

很好，詹姆斯，他心想。一點聽懂他話的跡象都沒有，更重要的是，一點也看不出他是有意裝作聽

不懂的。你學成了，我想你已經可以結業了……

「離開吧，詹姆斯先生。」

「我的名字叫珍妮特。」

肯·詹姆斯走近那女人，注視著她那雙晶瑩碧綠的眼睛。珍妮特·拉森三十歲年紀，身高五呎，一頭黃褐色秀髮自然地披在肩頭，透出一種和諧的美。她下身穿著預洗褪色的藍牛仔褲，上身穿著紅色法蘭絨襯衫，袖子高高捲起，襯衫上三顆鈕釦解開著——時下已近夏天，天漸漸熱了起來。詹姆斯在她的房間裏坐下後，目光便順著她的眼睛往下瞧，先是白皙的喉部，接著是頸子，然後是兩個高聳著的乳房之間的深溝。當他再抬頭看她時，發現她正注視著自己的眼睛。

「目光接觸，」說著，他又向她靠了靠。「陌生人見面的時候，日光一接觸便會立即轉開。我們在這裏已經學到了要看著對方的眼睛，並且也已經知道目光接觸是很重要的。事實上，當發現女性的目光直視時，許多男子都會感到不自在的。」

她點點頭，緩緩走過來，直到聳起的乳房觸到他的純棉橄欖色運動衫。他先是一動也不動地讓這位訓練中心行政秘書貼著自己站著。過了一會兒，才伸出手臂，抓住她雙肩，把她輕輕推出幾吋。

「不要忘了社交上身體要保持一定的距離喲！」說完便笑了笑。「美國人相互交談都需要有一點距離。如果靠得太近，即使是很漂亮的女人也會被認為是侵犯了人權，哪怕是令人想望的女性也不例外。」

「你看我會激起你的渴望嗎，肯尼思？」

他裝出一副氣憤的樣子，說：「再試一次。」

她點點頭，目光朝上，笑了笑，然後說道：「嗨，我的名字叫珍妮特。」

「很不錯。不過，要把『名字』和『叫』連在一起說。美國人喜歡把詞連在一起，把有的音省去。要像我這樣說。」說著，他做個了示範，「嗨，我名叫珍妮特。」

她點點頭，深吸了一口氣，照著他的樣子說了一遍，接著又一次把身體靠了上來。

「完美無缺。」說完，他故意又用目光在她身上慢慢遊走了一遍。她翹起雙唇——這次小小的練習課程便告暫停。

在這方面，她可是訓練有素。她開始得很慢，故意慢吞吞地去折磨對方。脫衣是不可少的前戲。她完全掌握了主動。感覺他在猴急，她就故意把動作慢下來；當感到他已失去了耐性，她便加快了動作。她熟諳這一套，清楚地知道要使雙方一起進入性興奮該怎麼做——什麼時候機觸摸他，觸摸他身體的什麼部位，說什麼話或做什麼動作。

不一會兒，這種克制就失去了意義——兩人都等不及了，已經抱成了一團。她先進入高潮，她拿出受訓時的那一套，使出最後一招，讓他也達到了高潮，她用力收縮，企圖把他的一切都吸進自身。雲雨之後，她放鬆了肌肉——她通過訓練，早就知道大多數美國男子做愛之後，是不喜歡把那根東西老插在對方體內的，有的甚至不願躺在對方身邊。不過，這個學員，儘管學得很好，卻還沒有完全變成美國人……他在她裏面停了好幾分鐘，然後讓她躺在自己身上，自己盡情地撫摸她的脖頸、酥胸，體會她的溫

暖和柔情。過了好一陣子，她輕輕地從他身上翻下來，趴到他身邊，支起頭，凝視著他的眼睛。他繼續忘情地在她身上摸索。

她過去也曾是康乃狄克訓練學校的學員，只是她的訓練與他的有很大的不同。她欣然地接受了女性色情訓練，並因表現優異被選中「結業」。但是，她畢業後未被外派，而被留在訓練學校擔任行政工作。勾引年輕學員成了使她興奮的主要來源，然而她的滿足感卻並非來自性，而是來自展示自己在這方面超凡的技藝後的自豪。

她特別喜歡向這位青年學員展示自己的技藝。這位化名叫肯·詹姆斯的年輕人本名是安德烈·馬拉可洛夫，生於列寧格勒，父親是黨的機關幹部，母親是醫院裏的行政管理人員。在座落於黑海之濱山邊城市新羅西斯克內的這個極機密的康乃狄克訓練中心裏，他是最出色的學員。在這裏的蘇聯青年男女畢業後要外派出去，成為潛伏的國安會特工。

康乃狄克訓練學校是一所不尋常的高級中學，它吸引了全蘇聯最優秀的男女青少年。這裏的大多數學員，在年紀很輕時就開始接受情報工作訓練，他們學習的科目還包括外語和幾十個國家的風土人情。學員中有一些男女——珍妮特·拉森就是其中之一——專修色相，以便日後用美色和性勾引的手段獲取情報；有一些進行破壞、暗殺和其他恐怖活動的訓練；還有一些——例如原名馬拉可洛夫、現名肯尼思·詹姆斯的這個青年——則要培養其成為從事一種全新諜報活動的主力軍。

國安會首先要在各個國家慎重地挑選目標。挑選的目標必須具有高社會地位、經濟地位的背景，而且日後有可能成為財寶大亨或軍政要員。這些目標——往往是政客、巨賈、大企業董事長的公子和千金

——一經選定，國安會便會從他們小時候就進行追蹤觀察和研究，分析他們日後可能會在哪方面或哪個位置上發展，並摸清他們各自的習慣、社交生活及性格、愛好。例如：這個對象責任感強不強？穩定性大不大？是否喜歡聚會？花錢是否出手闊綽？是否吸毒？吸什麼毒？如果此人特別有前途，日後定能成大器，那麼，國安會就會進而開始第二階段的工作。

國安會先要挑選一個在相貌、體態、心理素質等方面酷似該目標的蘇聯人，然後對這個蘇聯人按照目標將來可能從事的行業之要求進行訓練。這個被選出的學員要學習目標所使用的母語，學習並熟悉目標的社交圈，養成目標自身的性格、愛好、習慣。經過幾年的培養和訓練，這個學員會達到近乎目標翻版的程度。

然後，在時機成熟時，這個替身將被用來取代那個目標。「他」將接續目標的一切活動，而且具有目標的履歷和前途。當然，替身不可能與目標在情感和個人氣質上完全相同，所以要訓練他具有適應新環境、應付新環境、控制新環境的能力。如果他還無法完全溶入，就得設法改變他們周圍的環境，甚至脫胎換骨以利於真正成為目標的翻版。

經過一段時間待這個「鼯鼠」完全適應他周圍環境以後，國安會莫斯科總部就會指示他開始蒐集情報，或開始朝既定的政府要員或企業家的寶座努力，或開始運用影響力朝有利於蘇聯和其盟友的方向發展。在緊急情況下，這個「鼯鼠」還可用來支援其他「間諜」，籌措金錢，甚至進行搜索和破壞，乃至直接從事暗殺活動。這些「鼯鼠」與告密者、叛變者、被收買者、使館雇員不同，他們是「當地土生土長的公民」，他們通常是不會受到懷疑的；無論對方進行什麼樣的背景調查，他們都能安然通過——因

為他們早已經過整容手術，就連指紋也和目標一樣。

在一年時間內能開始從事活動的超級鷹鼠恐怕只有幾個人。在康乃狄克訓練學校裏，教學雙方均全力以赴。許多蘇聯學員，即使是英語學得很好，對「美國人」的情況很熟悉，也很難充分適應完全陌生的美國文化而成為可靠的諜報人員。再者，即使是學業特別出眾的學員，也無法預知自己的「目標」將來會出現什麼情況。在選定他們將取代的「目標」時，的確是考慮到了該「目標」將來的職位及其價值，但是經過幾年之後，誰也不能保證「目標」一定能達到原來估計的程度。也許當初選定的目的已不存在；也許他有些機會沒有把握住，錯過了；也許他改變了主意。原來估計會成為美國總統的人也許只當了個腐敗的國會議員，而原來篩選掉的「目標」卻可能最後成了中央情報局的局長。

要是早幾年，肯·詹姆斯——美國人肯·詹姆斯——是絕對不會被選作「目標」的。他的父親是個患有精神病的越戰老兵。他的童年時代是在災難連連的不幸家庭中度過的。後來，父母離異，他成了一個獨行俠，離羣索居，性格孤僻也沒人緣。

可是，風水輪流轉，他成了個「小天才」。父親出走杳無音信，估計是死了。母親嫁給了一個跨國公司的董事長，而且繼父和母親雙雙成為政府部門的候選人。這使他這個不起眼的孩子突然成為國安會訓練中心首選的「翻版」對象。儘管仍是個獨行俠，坐直升機升上來的繼父和母親並不大過問他，但他畢竟是考上了大學，並在為日後從政作著各種準備。多麼完美的「目標」啊！

接著，訓練學校在蘇聯國內找到了一個與他相似而有可能在日後取代他的人——安德烈·馬拉可洛夫。馬拉可洛夫既有作家的豐富想像力，又有學者的才氣——很適合造就成在學識和感情方面與肯·詹

姆斯一樣的人，成為他的「替身」……

珍妮特·拉森從他的眼睛中看出他的思緒已經飄得很遠，便笑了笑，又用一隻胳膊把頭支起來，瞧著他，問：「肯尼思，你想到哪裏去了？」

他聽到問題，付之一笑。這是他倆在一起時玩的一個遊戲。身為訓練學校校長行政祕書的拉森對詹姆斯的情況一清二楚——她知道他為什麼到這裏來，也知道「畢業」後會分配他幹什麼。但是，像馬拉可洛大——或曰詹姆斯——這樣的特殊學員常喜歡對即將扮演的自我作出許多有趣的想像。他們是不許與其他學員談自己的「經歷」的，但與她談則另當別論，尤其是詹姆斯和她在一起談話時完全不受限制。

「我正想著往夏威夷去呢。這是我上大學以前的最後一次旅遊。我母親和繼父都正在歐洲出差，他們給了我這個到夏威夷度假的機會作為我高中畢業的禮物。你記得吧，我是上星期畢業的。」

「你的畢業成績怎麼樣？」

「全是A，不過這學期的功課很簡單。我本來可以上完高中一年就直升大學……那年夏天我可以學完剩下的幾門課，但我繼父說我不應該跳過高中最後一年的，值得回憶的東西太多了。簡直是胡說八道。唉，不管怎麼說，我輕輕鬆鬆混過了那一年。」

「高中最後一年真得那麼值得回憶嗎？值得延遲進大學嗎？」

「我想是值得的，」他一邊說著一邊用手在她背上上下下撫摸著。她看著他臉上的笑容漸漸綻開了花，就好像他真的回到了那一年的生活中……

這一整年我好像職業運動員似地，上學期踢足球，下半學期打籃球和壘球——畢業的課程我早就

上完了。我每天就只有兩堂體育課，我盡情地玩，啊，實在太棒了！」

珍妮特有點聽不懂他的話。什麼「體育課」呀，「足球」呀，都是她感到陌生的詞。當然，「壘球」除外。他講起這些事來給人一種怪異的感覺，就好像是在講靈魂出遊的故事。

「你就幹這些事而已嗎？光搞體育活動？」

「不，我有許多約會。每個星期五和星期六晚上我都不在家。我母親和弗蘭克——就是我繼父——個半月才回來一次，所以這個家由我管——當然女佣除外。」

「肯尼思，跟我談談你那些約會吧！」

那種詭異的笑又出現了。「和我約會最多的是凱西·索耶。我們在一起差不多有一年了。也沒什麼特別的，就是看看電影，偶爾一起吃晚飯。我幫忙做功課，她的數學比較跟不上，任憑我怎麼講解她好像都聽不懂。」

聽他的口氣，看他的模樣，就好像眼前的這個人不是光講，而是在過另一種生活。看來，他們在安德烈·馬拉可洛夫身上的工作已經大功告成了，他已經成了肯尼思·詹姆斯。「你跟她有過激情的事兒嗎，肯尼思？」

「她跟本不是真心要我。」他的語調沈了下來。她碰碰他的肩——他的身體似乎變成了一塊冰。

「……她跟本不要我。」他喃喃地重複著，似乎已經心灰意冷。「沒有人要我。我爸是個精神病，她們認為跟我太親近，在我身上的什麼病毒基因會跑到她們身上去。她們都認為我會把晦氣傳給她們——就像我父親把晦氣傳給全家人一樣。」

晦氣？又是個晦澀難懂的詞。「肯……」

「她們要的只是我的腦子和我的錢。」他的身體已經變得和他的話一樣僵硬，他的眼睛開始冒火。「幫我做功課吧，肯。」……「幫我們籌此基金吧，詹姆斯。」……「為了團體，跟我們一起去玩吧，肯。」……她們老是在向我索這要那，可是等我對她們有點要求時，全都避得遠遠的。」

「這都是因為你比其他人要好太多了，肯尼思……」

「可是誰管你好不好的？」他氣得哭了出來。看到他臉上的憤怒神色，她喘了口粗氣。「我什麼時候才能得到我要的東西？什麼時候才能感到被她們接受……？」他抓過她的右手，握得緊緊的。「什麼時候？到底要到什麼時候？」

他猛地甩掉她的手，一骨碌從牀上滾了下去。她順手抓了條牀單裹著身子從另一邊滑了下去。

「……我很高興，他們請我當畢業生代表在畢業典禮上致辭，讓我有機會拒絕他們。致不致辭有什麼差別？我老媽要到紐西蘭或什麼別的地方去，好像事情重要的不得了，比她唯一活著的兒子的高中畢業典禮還重要；而我老爸早就不知生死——也可能在哪個貧民窟裏掙扎……我親戚中沒有一個會來聽我致辭，所以我就安排請校方把畢業文憑寄給我。當我把我的打算告訴我老媽，她不僅沒有生氣，反而給我寄來了去歐胡島的頭等艙飛機票和五千美元。於是我就腳底抹油——儘快地離開了那所該死的學校。」

珍妮特坐在牀邊，一邊聽他講一邊注視著這個肯·詹姆斯。在他身上有一種使人懼怕的東西。他講的事明明不是發生在他身上的，但聽上去卻活靈活現，就像是他自己的親身經歷。而且他竟然能這麼白